



詩

國風 秦 唐

六之三五六

服部文庫
117
166
8



117
166
8

毛詩註疏卷第六 六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

時謂不及仲春之月。○綢繆上直留 **疏** 綢繆三章

時焉。○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未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

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

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

毛詩流

卷第六之三

及古



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

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傳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

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傳 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於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宿音秀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傳 良人美室也

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
人言非其時
綱 綢繆至良人○毛以為綢繆猶纏綿
束之乃得成爲室家用以與女在田野之中必纏綿
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
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
妻之男思詠嫁娶之久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
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
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
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
良人當奈何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為嫁娶者
常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
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於野
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切
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
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

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
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
也由晉國之亂今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綱**
纏綿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
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
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
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
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
○**綱** 三星至其時○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
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
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
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
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
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
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
嫁娶者以爲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
 薪為賢者自束其薪不為與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
 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束薪之時已
 在天也因為以束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小星箋
 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
 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
 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
 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
 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
 不必章舉一月御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
 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
 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
 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辰星有
 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
 司農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
 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
 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一年左傳云火

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意
 同也此篇三章與標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
 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
 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
 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
 良人知此美室者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謂
 良人為美室良訓為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為
 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
 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
 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今夕至其時○正義曰
 箋以仲春為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
 為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
 楫而歌曰今夕何夕今得與舉舟水流今日何日今
 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子今
 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子今
 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茲也云子兮子兮

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後戶 **傳** 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為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

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此

子兮至人何。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為斥娶者，以其良人為妻，當以良時

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綢繆束**

芻三星在隅 **傳** 隅東南隅也。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傳** 邂逅，解說之

貌。 ○邂逅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近本又作覲。同胡豆反，一音戶葑反，邂逅，解說也。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解音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綢繆束楚三星**

音蟹，說音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綢繆束楚三星**

在戶 **傳** 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云心星在戶，謂之五

月之末，六月之中。 ○直音值。又如字。 今夕何夕，見此聚者。 **傳**

三女為聚，大夫一妻二妾。 ○聚采旦反。字林作娶。至二妾。○

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口必致之王，女三為聚，聚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

然聚者，眾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嫡大夫有妻有妾，有正妻，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

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為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子兮

子兮，如此聚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娶一作娶

一二

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杖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非政反

○杖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為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杖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潛私攸反比毗

不如我同父

○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

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

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

○踽俱字反遠千萬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

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

不飲助也○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

○飲七利反

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有杖至飲焉○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

○次以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

○乃獨行於國中踽踽然無所親暱者至使骨肉離散君

○同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若既不親

○將為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

○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為政令焉又謂

○焉同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飲而助之

○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杖特至相比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

白者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
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
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
弓幹是也棠棠者華亦云其葉滑兮則滑滑與菁菁
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滑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
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
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
為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
相比次為喻不取葉盛為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為
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為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
菁菁者菁菁菁為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滑
滑為茂貌但不取葉為與耳○君所至政令○正
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疏其
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
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備亦是輔之義也○
飲助○正義曰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
非訓飲也○有杜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葉盛也○
箋云菁

知

菁稀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獨行裒裒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裒裒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裒本亦作

營○裒裒至同祖○正義曰裒裒踴踴皆與獨

反○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

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云同父故云同姓為同祖也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恤憂也

○恤本亦作邠○邠荀律反○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

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為政當助君憂民

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

三詩疏

卷之三

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
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祛祛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

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云羔裘豹

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

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祛起居反又丘據

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云此民卿大夫

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

乃念子故舊之人羔裘至之故正義曰在位之

以為喻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祛裘祛異皮本末不
同以與民欲在上憂已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

心据疏疑當作色

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眾人居
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

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

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

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已與在位故舊

恩好祛祛至之貌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

云祛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

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為一者袂是

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為祛袂

也以裘身為本裘袂為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

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

以在位與民為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

未與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為

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

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

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羔裘至困苦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

襲

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與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為與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此之意○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若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
傳 襲 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
九又反爾雅云居居究究惡

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

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反注 我不至遺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

同 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

而去無顯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

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

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大亂五世者昭公孝

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鴉音保似鴈而大無後趾

政役音征篇內注同養羊亮

及古閣

征一作政

毛詩疏

卷之二十九

及古閣

反鄂五 鴉羽三章章七句至是詩正義曰言
各反 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
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
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
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
大亂至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
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
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
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
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
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
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
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遂翼侯于汾溼
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
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
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則小子侯之後復
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
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

續一作植

戶

蕭蕭鴉羽集于苞栩傳興也蕭蕭鴉羽聲也集止苞積

栩杼也鴉之性不樹止傳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

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鴉之樹止然積者根

相迫迨迨致也傳苞補交反栩況羽反積本又作續

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處昌慮傳王事靡盬不

能執稷黍父母何怙傳盬不攻緻也怙恃也傳云藝

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

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傳盬音古藝魚世

悠傳反怙音戶罷音皮

攷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
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悠蒼天曷其有所

疏

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疏

肅肅至有所。正義曰：言肅肅之為聲者，是鵙鳥之羽飛而集於苞栩之上，以與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鵙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為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為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為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莠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為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傳**：肅肅至樹止。正義曰：苞，稗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稗，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稗。箋云：稗者根相迫迫，相緻貌，亦謂叢生也。栩，梓釋木文，郭璞曰：梓樹也。陸璣疏云：今梓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梓，或謂之為櫟，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梓汁，謂櫟為梓。五方通語也。鵙鳥連蹄，性不樹止。

與

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傳**：盥不至怙恃。正義曰：盥為盥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盥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盥不攻緻，四牡傳云：盥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傳**：莠樹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為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傳**：肅肅鵙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

云極已也，肅肅鵙行集于苞桑。

傳

行，翮也。

○行，戶郎反，注同。翮，

戶革反，爾雅云：羽本謂之翮。

疏

○行，翮也。正義曰：以上言羽

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

及古同。

美

行也。列故稱。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天子之使。是時使來。

者。并甲政反。下注同。為。無衣二章章三句。至。

于偽反。使所吏反。注同。是詩。正義曰。作無。

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

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

繼世為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

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命。王賜命於天。

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

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為之。

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

天子至來者。○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

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

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

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

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

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

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

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

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

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號公命。

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

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為。

使即號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

矣。傳稱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號公適晉。

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號公奉使適。

毛詩流

卷之三十三

及古閣

受
未
國

之時不須請也故箋
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無衣七兮

傳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箋

云我豈

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

衣安且吉兮

傳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箋

云

武公初并晉國心不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疏

豈曰至吉

今○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傳**侯伯至七章○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

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實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母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傳**諸侯至爲君○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

得
愈羊主反
補

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子至為節。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

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變七至愈乎不。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為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綦，則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

任矣

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宗族本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亦作宗族至輔焉○正義曰言寡

特者言武公專在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

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

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

歸似乎特生之杜然陰於鳩反又如彼君子兮噬

肯適我噬逮也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

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

來者君不求之噬市世反韓詩作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

禮極歡以待之。

○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鴆

○有杖至

正義曰言有杖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
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
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
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
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今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
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
則得之今不來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
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
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道左至杜然○正義
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
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
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且積
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
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
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傳噬逮○
正義曰釋言交逮又別訓為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

一作道周周曲也
釋文作韓詩周右也

一本好上有獻公二
字

於此國訓此逮為至也○○肯可適之○正義有杖

之杜生于道周

○傳周曲也

○詩作右

○曰言道周遠之

○正義

故為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傳遊觀也

○亂反

○觀古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傳喪棄亡

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呼報

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

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

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取滅霍滅魏三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薺生蔓於

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薺音廉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劒反草木疏云似

栝樓葉盛而細子正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云予我

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

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

葛生至獨處○正義曰此二句互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薺亦生薺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薺亦蒙薺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薺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薺葛生至他家○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璣疏云薺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薺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葛生蒙棘薺蔓于域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

與獨息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

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鞫而藏之云夫雖不

在不失其祭也攝王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齊側皆反本亦作

獨齋

積口

齊下同篋曰牒反獨本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云旦
 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至角枕
 旦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
 出夫之衾枕觀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
 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
 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傳
 齊則至藏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
 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
 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
 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
 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
 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
 出夫之齊服故觀之而思失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
 夫不在斂枕篋衾席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
 明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
 不在斂枕篋衾席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篋為衾順

其

經衾文○夫雖至行事○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
 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婦共奉其事箋嫌
 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
 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
 故因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
 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冬之夜言長也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
 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云居墳墓也
 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云墳扶
 之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云室猶居也
 室猶居也云室猶塚

壙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苓力丁反，卽甘草，葉似地黃，好呼

報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正義曰：以獻公反，好聽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

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

也。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與者喻事有似而非。○傳：亦反，下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

傳：苟，誠也。

云：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

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皆無信受

之，且無答然。

○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爲言

謂爲人，並于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訕，所諫反。

人之爲言，胡得焉。

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

時見罪，何所得。

采苓至得焉。○毛以爲言人采苓

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僻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

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
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
舍之者誠亦無得答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
之偽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
偽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
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誇訕人欲使見
貶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
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爲言○鄭以采苓采苓
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
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
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與天下之事亦有似之
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
以苟爲且餘同○**傳**苓大至無微○正義曰苓大苦
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
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僻細事喻小
行謂小小之事幽僻喻無微謂言無微驗幽隱僻側
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微驗也讒言之起由
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

也箋易之者鄭答張逸云篇義云
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
下**傳**苦苦菜也
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璣
而美所謂堇茶如館內則
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傳**無與勿用也
人之爲言胡得焉采
葑采葑首陽之東**傳**葑菜名也
葑采葑首陽之東**傳**葑菜名也
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
 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鶮其
 鼠為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為名既有鳥鼠之山又
 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
 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
 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正義
 曰鄭語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
 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
 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
 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
 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
 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
 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
 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
 列女傳曰皋陶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
 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
 之後而中候苗與云皋陶之苗為秦秦出伯益明是
 皋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皋陶者以舜賜伯

翳為嬴姓不賜皋陶秦為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
 為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在下草木鳥獸禽曰益
 哉帝曰兪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
 興衰亦世有人焉○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
 人一口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
 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
 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
 戊使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
 以佐殷國故嬴姓各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湣在
 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
 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
 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正
 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妨妨女妨生旁臯旁臯
 生大凡大凡生大維大維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
 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
 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維適嗣申侯
 之女為大維之妻生子成為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

毛詩疏

卷六之三

及古閣

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
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
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維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
事也言將以非子為大維之嗣則從中滿以來世保
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為附庸也本紀直
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
王云昔伯翳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
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
蔡邕云伯翳絲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翳
知禽獸之言也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
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
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維之族周宣王即位
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
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
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
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

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
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
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
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
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
王按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
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
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
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若例稱各褒之則書
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
體國以美之也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
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
列為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主襄
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
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
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
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
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遂橫

土
便

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博物之野。正義曰：地謂靡池，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池山，鄭據時山之名，按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博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上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

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按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潯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大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為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

寺流

卷之三

及古

德後

賦

賦下同

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後公已德常
 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
 之子於襄公為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侯觀期注
 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
 為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
 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
 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為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
 則車隣美秦仲為秦仲詩也駟鐵小戎兼葭終南序
 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穆公是穆公詩也晨
 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
 明亦康公詩矣故鄭在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
 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
 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
 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兼葭蒼蒼之歌終
 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隣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
 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鐵小戎為秦仲之詩與序
 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
 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

古本
 序焉下有秦仲周宣
 王大夫也字註

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
 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鄰本亦作隣又作麟栗人
 反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好焉○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
 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
 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其國仍小至
 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
 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
 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
 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
 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
 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
 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
 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
 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

毛詩

卷六之三

五

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為句者以駟鐵序云始命謂始命為諸侯也即知此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為文即車馬禮樂多小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為附庸世處西戎秦仲脩德為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與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為句

有車鄰鄰

有馬白顛

鄰鄰眾車聲也

白顛的顛也

顛

都田反的丁歷反顛桑黨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寺人內小臣

也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

又始有此臣

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

韓詩作伶云使伶傳直專反

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

眾多其聲鄰鄰然有馬眾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鄰鄰至的顛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眾車之聲車既眾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眾多也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顛顛也顛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

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繫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
 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為內小臣之官也
 巷伯所以知即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
 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
 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
 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
 內小臣之官也。欲見至此臣。正義曰附庸雖
 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
 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按
 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子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
 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
 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
 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
 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
 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
 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
 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阪者曰阪下

也在

結一作節

溼曰隰。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阪。音反。又扶板反。陂。彼寄反。又普羅反。又彼皮反。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耆老也。八十曰耆。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耆。田結反。一音天節反。朝。義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為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我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寺流。卷六之三。七。及古閣。

賦

手言

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園中上二章園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駿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始命至附庸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為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為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為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傳驪阜大也

傳云四馬六轡六

轡在手言馬之良也

傳阜符有反

公之媚子從公于

賦

鐵

狩

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傳云媚于上下

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眉冀駟鐵至于狩。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鐵反。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于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
傳驪阜大也。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為黑色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為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為大也。
傳四馬至之良。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軾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覲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馬之良也。
傳能以至曰狩。正義曰媚訓愛

毛詩

卷之三十九

及古

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已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已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已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子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傳時是辰時也冬曰狩釋言文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悲反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傳拔矢末也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反射食亦反括若

活反善傳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射音社傳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也傳時是至羣獸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也

奉是至其所
傳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按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

拔矢末
傳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為矢末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左之至善射。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為矢末，不辨為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彌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為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四馬既閑。

閑習也。

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

鑣載儉歇驕。

輜輕也。儉歇驕，田犬也。長喙曰儉，短喙曰歇驕。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

喙曰歇驕。

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

車也載始也。

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為也。

遊於北園時所為也。輜由九反，又音由，鸞虛端反。劔反，歇本又作獨許，謂反說文音火，還反。驕本又作獠，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沉廢反。驅丘遇反，或丘于反。乘繩。遊于至歇驕。正義曰：此則證反搏音博，舊音付。倒本末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調習，故今狩於園中，多所獲得也。閑習。正義曰：正義曰：釋詁云：公所至之馬。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

義曰輜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歌驕皆田犬
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歌驕釋畜文李巡曰
分別犬喙長短之名。輕車至所為。正義曰夏
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
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
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
以輜輕為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
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
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
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
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
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在軾又無
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
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
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
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
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
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釋詁云暴虎徒

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前傳曰國狗之齧
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大初成始解搏噬故云
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

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

人閑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內外之志所以

美君政教之功。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澄

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

義

教華誤分

錄

手言

卷之三

漢書

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矜夸大。正義曰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為夸大也。

小戎

伐收五檠梁輶

傳

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五五

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

錄

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

伐錢淺反收如

務革歷錄也曲輶上束也輶陟雷反軫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錄句古侯反游環脅驅陰

馬 馬

音胤一作之忍反

鞞

傳

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

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鍔白金

也續續鞞也

傳

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鞞之外轡

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角以止鞞之入揜軌

在軾前垂鞞上鍔續白金飾續鞞之環

驅本亦作

音胤鍔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屢反鞞居居觀

反本又作鞞沈云舊本皆作鞞鞞者言無常處遊在

鞞馬背以上以鞞馬外轡貫之以止鞞之出左傳云如

鞞之有靳居鞞反無取於鞞也禦魚呂反慎或作順

義亦兩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文茵暢轂駕我

騏驎

傳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曰鼻音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音。茵音因文茵以
 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音西戎板屋。音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
 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閱其君子。音小戎至心曲
 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
 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軛使有文章矣。貫驂
 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
 服馬之外脅則有脊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
 又有皮朝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
 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驂馬與
 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

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城西戎板屋之中
 終我患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音小
 戎至歷錄。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大小應同。而謂
 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
 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
 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
 後漢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
 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
 故名收焉。軛者轅也。言五繫梁軛五繫是轅上之飾
 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繫歷錄者謂所
 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
 軛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軛下。如屋之
 梁然。故謂之梁軛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軛深四尺有
 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軛崇三尺有七寸。加
 軛與轅七寸。又并此軛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
 之高則餘七寸爲馬頸之間也。是軛在衡上。故頸間
 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發則歷錄之稱。而謂之

毛詩疏

卷之十四

及古

五祭者以一朝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祭也此言淺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為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有六寸棹其漆內而中謂之為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棹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軹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軹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軹比之為淺故謂之淺軹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邃是軹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軹

也。傳游環至續鞞。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鞞游在背上故謂之鞞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鞞環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此軌故云揜軌也揜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上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揜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上之上今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鞞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雁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駒而還服虔云駒車軹也兩軹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已之御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是橫軹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鍍言鍍白金者鍍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鞞環非訓鍍為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設兵車之飾或是白

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駮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也。蓋沃也。陰陰也。橫側車前，所以陰蓋也。朝所以引車也。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為駮馬設之。故箋中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駮馬也。朝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朝上，謂陰板垂朝上也。朝言蓋，蓋則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朝之環。朝言茵至曰鼻。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為長，故為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駮，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左足白，鼻然則左足白，鼻後光云：後右足白，曰驪，右足白，曰驪，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鼻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為惟鼻。後左脚白者，直名鼻，意亦同也。言我至五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

沈文疑下文

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玉有五德也。沈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傳：西戎板屋。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傳：黃馬黑喙，曰駟。云：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駟，兩駮也。駮音留。鬣本又作鬣，力。龍盾之合，蓋以艘。傳：龍盾，畫龍其輒反。駮，芳非反。龍盾之合，蓋以艘。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軌，駮內轡也。云：蓋以艘。軌，軌之。

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傳在敵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傳云：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了然不來，言望之也。傳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何等？毛色騏驎，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駟馬，驪馬，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塗金以爲釁，軾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傳黃馬黑喙曰駟。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

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駟馬。傳赤身至兩駟。正義曰：爾雅有駟白駟，駟馬白腹曰駟，則駟是色名，說者皆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駟馬，故為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為駟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駟，故云：中中服駟兩駟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駟，字子駟，是有駟乃成駟也。傳龍盾至內轡。正義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塗以釁，謂白金飾皮為釁，以納物也。四馬入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駟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駟內轡繫於軾。傳伐有苑。傳伐駟，四介馬也。孔甚也。於三隅，矛也。鏞鏞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傳云：伐，淺也。謂以薄

不字疑

側

鞞一作鞞又作松

手言

卷之三

沈

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

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不著甲曰厖駟去音

求罇徒對反舊徒猥反一音敦說文云矛戟下銅罇

伐如字本或作戲音同中干也介音界甲也罇但寸

反又子遜反札測八反厖莫江反虎鞞鏤膺交鞞二弓竹閉緹膝傳

也閉繼緹繩膝約也傳云鏤膺有刻金飾也亮反下

同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鄭注周

禮云弓檠曰鞞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

鞞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言念君子載寢載

反緹古本反膝直登反繼息列反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與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起一作興

繪

云此既閑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息其性與德於厭

反秩陳乙反知傳伐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

音智本亦作智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

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公牙以白金爲其罇矣繪畫

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

皮之鞞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

交鞞二弓於鞞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

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

者乎又言婦人閑其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

則有與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

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

故閑念之傳伐駟至文貌正義曰伐訓爲淺駟

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

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

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公矛三隅矛刃有

三寺

卷之三十八

及古

鞞本一作補

底曰鐔取其鐔地平底曰鏃取其鏃地則鏃鐔異物
 言鏃鐔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鐔也上言龍盾是畫龍
 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
 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
 待軍事注云五盾十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
 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虎彌建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
 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淺至
 麗伐○正義曰箋申明伐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
 深淺之量而謂之淺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
 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
 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
 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麗蒙同音周禮用牲
 用玉言麗者皆為雜色故轉蒙為麗明麗是雜羽畫
 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麗伐傳以蒙為討箋轉討為麗
 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虎虎至膝約○正義曰
 下句云交鞬二弓則虎鞬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
 皮鞬為弓室也弟子職曰執其膺揭則膺是胸也鏃

膺謂膺上有鏃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
 之婁胸也春官中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
 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
 異也交二弓於鞬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
 之弓云有鞬注云鞬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
 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緹膝然則竹閉一名鞬
 也言閉緹者說文云緹繫也謂置弓鞬裏以繩緹之
 因名鞬為緹考工記弓人注云緹弓鞬也角長則送
 矢不疾若見緹於鞬矣是緹為繫名也所緹之事即
 緹膝是也故云緹繩膝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鞬
 中也○鏃鏃有刻金飾○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
 名云金謂之鏃故知鏃膺有刻金之飾中車云金路
 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
 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
 玉為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
 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草路樊纓以條絲飾
 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為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
 多故用金為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

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蒹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

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云

蒹葭在眾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

成而黃。興者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

教之則服。音兼。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維也。一方

難至矣。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

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緊於

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

也。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路反。溯

音回。上。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溯游

時掌反。順禮求濟。道來迎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

近耳。易得見也。宛紆阮反。本亦。蒹葭至中央。○

草蒼蒼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

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眾而未順德

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

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能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

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

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

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

溯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

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溯游而往。從

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

毛詩流 卷之四 溯洄從之

露

任

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
 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為兼葭
 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強盛雖似不可雕傷至白露凝
 戾為霜則成而為黃矣以與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
 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
 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
 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
 水一邊因以水行為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
 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
 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
 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
 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
 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兼葭至後興○正義曰
 兼葭葭蘆釋草文郭璞曰兼似荏而細高數尺蘆葦
 也陸機疏云兼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
 州人謂之兼兗州遠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
 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
 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

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
 露節秋分八月中秋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秋白露凝
 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菴成葦可以為曲
 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荏葦則八月葦成已成此云
 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葦乃成舉霜為
 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在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
 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
 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
 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兼葭至則服
 ○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
 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
 伊維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
 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
 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
 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
 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
 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
 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

於道也。○伊當至言遠。○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渭在涘，是其居水傍也。○**傳**：逆流至以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迴，順流而下曰迴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為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為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為求賢之事。○**傳**：順禮未濟道來迎也。**兼葭萋萋**之。○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白露未晞**，**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傳**：云未晞未為

檢一作簡

霜。○萋本亦作淒。**傳**：晞，乾也。○正義曰：晞，露云，見陽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為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傳**：湄，水隈也。○**傳**：音眉。兼魚。○**傳**：湄，水隈也。○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為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巖，隈，隈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傳**：迴，從之道阻且躋。**傳**：躋，升也。○**傳**：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傳**：躋，本又作遊。○**傳**：遊，從之。宅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傳**：坻，直。○**傳**：坻，小渚。○正義曰：釋水云：坻，然則坻是小渚，言小渚者，渚，渚皆水中。兼葭采采，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白露未已**。**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

毛詩疏 卷之四 四 及右閣

人在水之涘

傳

涘厓也

音侯

遡洄從之道阻且右

右出其右也

傳

云右者言其迂迴也

音于

疏 其右也

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

傳

迂迴言右取其涘

音止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傳

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

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修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為政故戒之

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為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為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傳

興也終南周之各山中南也條

栢梅栢也宜以戒不宜也

傳

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

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

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

音同

條本又作櫟

山榎也栢如鹽反沈云孫炎稱荆州曰栢揚州曰梅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栢

君子至止錦

衣狐裘

傳

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

傳

云至止者

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謁之

衣

厚一作淳 下同

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反淳漬丹如字韓詩作沍音撻各反沍楮也
淳之純反又如字本亦作厚字潰辭賜反
哉○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
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有榮
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
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
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修德又陳其
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
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
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
之度也哉○**釋**終南至不宜也○正義曰地里志稱
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其山高太是
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
險是此一各中南也釋木云桐山榎李巡曰山榎一

文

絲一作采

名稻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稻也郭璞曰今之
山楸也梅柎釋木云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柎郭
璞曰似杏實酢陸璣疏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
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又可為棺
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
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柎葉大可
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
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柎終南山與上庸
新城通故亦有柎也○**釋**錦衣至之服○正義曰錦
者雜絲為文故云絲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
也白狐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裘其注云君衣狐
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為裘也注云君衣狐
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
曰裼必覆之者裘襲也詩云衣錦褰衣裳錦襲裳然
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
几裼衣象裘色也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
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象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
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

寺疏

卷之四

及古

坊在

及

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為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為說以明為裘之裼衣非裼止之正服也若然鄭於方記注云坊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乃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曰錦衣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

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傳紀如字本亦作吧沈音起

傳紀基

○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吧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崖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傳黑與青如堂遂不復云基

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傳黻音弗

傳義曰考工記績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

佩玉將將

傳考工記績人文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考不忘

傳將七羊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毛詩疏

卷之四十七

及古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

以從死。○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黃鳥，三章。

○三良，至從死。○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

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

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

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

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

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當是後

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

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

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

傳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

時

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

傳

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

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

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

公子車奄息

傳

子車氏奄息名

傳

云言誰從穆公者

傷之維此奄息

傳

乃特百夫之德

傳

云百

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

傳

慄，懼也

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

皆謂之悼慄

傳

音栗，壙，苦晃反。彼蒼者天

傳

殲我良人

殲，盡，良善也

傳

云言彼蒼者天，愬之

傳

又息，廉反。愬，蘇

為

惴惴

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

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

之甚贖食燭交交至其身毛以為交交然而

於棘木之上得其所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

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

有子車氏各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入哉

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

悉哀傷之臨其曠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

慄乃憫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

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今我國人皆

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

以為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

移去以與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

臣有法雷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

仕於君之本意餘同交交至其所正義曰黃

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為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

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

為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

喻人命終得所黃鳥至本意正義曰箋以鳥

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

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

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雷之道則不

當使之從死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

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為名箋

云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故知仲行是

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乃

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

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云仲行字也維

此仲行百夫之防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以

歸 駛

人當百夫○防徐云毛音方鄭音疾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
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當也
禦魚呂反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注同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駛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駛疾飛貌晨風鸚也鬱積

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

于叔一作於寂

駛

之飛入北林

○

云先君謂穆公

○駛說文作鳩尹楠反疾飛貌守林于叔

反鸚字又作鷓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鷓青

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

○

思望之心中欽欽然

○

云言穆公始未

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

則忘之矣

○

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

女忘我之事實多

○

駛疾至實多○正義曰駛然而

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
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
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
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不見君子之時思望
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
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

毛詩疏

卷之四十一

及古閣

汝

倨一作鋸

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鴝**鴝疾至北林。○正義曰：鴝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鴝、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鴝，鴝擊鳥也。郭璞曰：鴝屬陸機疏云：鴝似鴝，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鴝，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櫟**，木也。駁如馬，倨牙食虎豹。○**云**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櫟**，盧狄反，駁，邦尹反，獸名。草據。○**櫟**，木至虎豹。○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林，孫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檉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棟，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孟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

然

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駁而已。言六駁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櫟，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言。○**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棣**，唐棣也。檉，赤羅也。○**棣**音悌，檉音遂，或作遂。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檉赤羅。郭璞云：今楊棣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檉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棣，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

○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亟欺冀反。疏：無衣三

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與民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為次，所以倒也。

女一作汝，下同
共一作同，包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興也。袍，繭也。上與百姓同欲，則

百姓樂致其死。

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

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

○袍，袍毛反。繭，古顯反。本亦作

繭。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戈長六尺六寸。

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

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仇，音求。長直亮反。又

如字，下同。疏：豈曰至同仇。○毛以為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

之時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為仇匹而往
 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
 與百姓同欲非王與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
 鄭以為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
 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與師之時
 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
 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傳**袍襦至其
 死○正義曰袍襦釋言文玉藻云纁為襦纁為袍注
 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經謂今纁乃舊絮也然則純著
 新綿名為襦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
 是一故云袍襦也傳既以此為與又言上與百姓同
 欲則百姓樂效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
 與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
 袍與子為朋友同共弊之以與上與百姓同欲則百
 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傳**此責至同欲
 ○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
 于我其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為我然則士卒眾矣
 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已共袍者以仁者

專

傳一作號

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為
 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傳**戈長至仇
 匹○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
 云筒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
 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
 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
 長此言與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
 解稱王于與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不得事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
 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與師是
 也仇匹釋詁文○**傳**于於至攻戰○正義曰于於釋
 詁文怨耦曰仇相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
 為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傳令之辭刺其
 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
 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
 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為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
 箋言王於與師謂於王法與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
 不與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言耳

毛詩疏

卷之四

及古

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鵠羽云王事
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

澤澤潤澤也

云釋褻衣近污垢○澤如字說文

鳥又汗穢之垢古口反○澤潤澤○正義曰衣

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

也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釋說文云釋袴

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王子與師修我矛戟

與子偕作○作起也○云戟車戟常也○戰車戟

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

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渭陽音謂

陽麗本又作驪同力馳○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

反難乃且反大音泰○詩○正義曰作渭陽詩

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

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

獻公嬖麗姬潛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麗姬

之難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

文公為晉君於是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

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

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為君

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

之事也。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麗姬，申生自殺，又稱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為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為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為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為氏者，戶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為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

念母為念母而作詩
故序主言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傳母之昆弟曰舅
傳云渭水名也

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傳贈送也乘黃

四馬也
傳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

稱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

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故云蓋東行送

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何以贈之
傳瓊瑰石而次玉
傳思息

古回
傳瓊瑰至次玉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
反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

皆黃

寺鹿

卷之四十五

及古蜀

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言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餼舍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泰也 ○權輿音餘 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 ○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

有始無終起事

勤一作懇 下同

渠其居反猶勤也

駟 依

於我乎夏屋渠渠

傳

夏大也

箋

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

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也 ○夏胡雅反屋如字具今也每食無餘 云此言君

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 承繼

也權輿始也 於我至權輿 ○正義曰此述賢人之

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

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

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

無終始故于嗟嘆之 夏大 ○正義曰釋言文渠渠猶勤

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駟說宮室之

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

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

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

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

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

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承繼也。權輿始。○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為繼。釋詁文：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簋音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傳：四簋至稻粱。○曰：簋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傳：正義曰：考工記云：旖人為簋，其實一殼，豆實三而成殼，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也。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簋，圓曰簠，則簋簠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十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簋。秋官掌客注云：簋，稻粱也。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簋，而云四簋黍稷。

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與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不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也。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詩經卷之四
秦風
權輿
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